

小巷里的 惆 惆

母
国
政



文化艺术出版社



1247.7
251

015063

小巷里的张阔

母国政



文化艺术出版社

女子学院 0053505



小巷里的怅惘

母国政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174,000 插页2

1985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93,000册

书号：10228·114 定价：1.15元

目 录

爸爸的小说	1
窒闷的夏夜	16
最后的时刻	34
故园之思	43
迁居	57
扒瓢豆腐合和古老肉	74
大门口儿	80
中年人	100
一篇小说的命运	120
白色小屋	134
我们家的炊事员	157
家庭纪事	181
傍晚,我们别离的时刻	202
眼镜	224
到官园去	240
小巷里的怅惘	248
后记	267

爸爸的小说

一

听，小亚结结巴巴的叫喊声，小辛象铜钟一样清亮的嗓门，还有我的小伙伴们夹杂着脏字的笑骂声——大门口前面的小广场上，正是最热闹、最欢乐的时刻，他们在玩飞盘。那红色的、绿色的、奶黄色的塑料圆盘，在傍晚明净的蓝天中飘飘悠悠地飞翔，不要说玩，只在一边观看，就多么惬意呀！我的飞盘，就在床下的小木箱上，可是，我连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妈妈斜倚在床边，给爸爸织毛衣。爸爸的驼色毛衣已经穿了多年，胳膊肘破了一个圆洞，两只袖口也脱落了线头，有时线头垂得长了，爸爸就拿起剪刀，“嚓”地一声剪下去。前些天，妈妈给爸爸买了一包新毛线，黑绒绒的，织成毛衣，爸爸穿上一定非常神气，可是爸爸硬叫妈妈退回商店了。妈妈只好把爸爸的旧毛衣拆洗重织。旧毛线粗细不匀，织着织着，就会突然断头儿，妈妈只好把断线搓在一起。每当这时，妈妈就会嘲讽地笑笑，同时叹息一声。

爸爸坐在我身后他自己打的沙发上。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知道，他一定夹着香烟，托着圆圆的下巴，在想着什

么。虽然他没有注视我，我仍然装作聚精会神地复习生物课的样子。我知道，倘若我的眼睛稍稍离开书本，向飞盘上瞟一眼，爸爸立刻就会恶声恶气地吆喝我：

“瞅哪儿？瞅哪儿！”

有什么办法？谁让我做完功课应该出去玩的时候，正赶上爸爸不顺气呢！

二

我知道这两天爸爸为什么尽不顺气——他要写一篇小说，可是又写不出来。

你别以为我爸爸是作家，不，他是变压器厂的工程师。去年，爸爸刚被提升为工程师的时候，心情可好了，好几个月都没发过脾气，胖胖的娃娃脸上总是堆着笑，两只圆眼睛眯得弯弯的；他还常常把他们厂的李伯伯请到家里来，两个人闷在他的屋子里，看大本大本的外文书，画大张大张的图纸，爸爸还时时象吵架似地和李伯伯争论着。听妈妈说，他和李伯伯在搞一项重大的技术革新，要是成功，他们厂的产品合格率，一下子就能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七以上，他们厂也就会转亏为盈了。我还记得，他们的设计全部完工那天晚上，爸爸是多么高兴。那天，上自习的时候，我和同桌小瘸子动手打起来，被王老师找到家里，爸爸也没有瞪眼睛责骂我，只要求我向小瘸子道歉，就算完了。可是，他们把一大卷图纸和一迭技术说明书交到厂里以后，爸爸的心绪却越来越坏了。终于有一天，他粗鲁地骂着，向妈妈说：

“现在根本不是搞技术的时候，妈的，先得扫清障碍！”

他又闷在他的屋子里，不过，这次李伯伯不来了，他只一个人干——他开始写小说了。

他写的小说，被他一个当了作家的老同学介绍出去，有两篇登在报纸杂志上，我看过——不是批判“四人帮”，就是揭露现在咱们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做好，一点儿不惊险，要是交给我们王老师，最多得个“词汇丰富，主题鲜明”的评语。现在，他要写的是一篇“反封建”的小说。前几天他跟妈妈说过：“一个九品小米官，也要摆出金口玉牙的架势；还真有一些奴性十足的人，听了就奉若圣旨！不冲垮这封建专制的路障，中国甭想大步前进。”然后，他就沾沾自喜地告诉妈妈，他要写一篇小说，不过抨击九品小米官没劲，得找一个专搞封建家长制的大头头儿，可惜他跟大头头们没有任何接触；他了解一些传闻，也是道听途说。……究竟他要写什么样的大头头儿，我就不得而知了。看来，这篇小说爸爸写得很不顺利。他一连在屋里闷了三个晚上，除了我扫地时多扫出几个揉皱的纸团外，似乎毫无进展。

爸爸一不顺气，妈妈和我就倒霉了。

假如妈妈正在把一个旧床单改作被里，爸爸就会腔不是腔，调不是调地：

“那么好的床单就当被里啦？你可真会过日子！”

其实，除了香烟，连肥皂牙膏他都没买过，更不知道一个人造棉被里要多少钱。

吃饭的时候，他会把刚刚拿起的饭碗向桌子上一顿：

“跟你说过多少回啦——今天中国的知识妇女，得学习一

点儿家政！快四十岁的人了，连饭都不会煮，这么生，怎么吃？”

好象他多会做饭似的！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吃过他做的疙瘩汤：底下是糊的，中间是熟的，上边是生的。跟三色冰棍差不多。

说到我，可挑刺儿的地方就更多了。

我的作业，明明写得正确，清楚，他也要说：

“看你这字——蜘蛛爬似的！再过几个月就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写这字？从明天起，每天临一篇钢笔字帖！听见没有？”

我连连点头。我知道，过不了三天，他就会由于忙碌自己的工作，把对我的要求忘得精光。

倘使当时我确实无可挑剔，他也会斥责我：

“瞧你！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找个地方，给我老实呆着。”

每当爸爸发脾气的时候，妈妈就全神贯注地干自己的事情——看书，读报，搞家务，一言不发。等爸爸自知没趣，安静下来，妈妈才抬起头，瞧瞧爸爸，叹息一声。

妈妈的目光和叹息，都别有一种味道，是亲昵的，又带着嘲讽的，也是无可奈何的。

有时爸爸安静地接受了妈妈这默默地谴责，有时却故作强硬，瞪着眼睛责问妈妈：

“干嘛这样瞧我？”

妈妈嘴角上既亲昵又嘲讽的微笑加深了，夸张地叹息一声，

“唉！少青啊，少青！”

爸爸似乎非常了解妈妈这句话里所包含的责备，有时就更加虚张声势，有时就红着脸，气囔囔地不言语了。……

三

大门口的喧闹声更高了。小亚和小辛不知为什么吵起来，相互骂了两句，又重新约定规则高高兴兴地玩起来。大门外的笑闹声使屋里显得更加安静。妈妈手里的两只毛衣针连连发出细碎的声响。毛线又断了，妈妈索性撂下织了一半的毛衣，到厨房去。

“噤”地一响，我身后响起划火柴的声音。每次爸爸刚点起一支香烟时，总是有些陶醉，何况，这几天他抽的都是李伯伯送给他的英国“三五”牌香烟呢！我撂下生物课本，起身向门口走去。

“干什么去？”

我吓住了。我原以为，在这片刻间，他不会注意我呢。

爸爸在沙发上斜仰着脸怒视着我，眼睛瞪得象个中药丸子，圆圆的鼻头也向上翘着，牵动得圆圆的脸颊也向上耸起来。

“我上厕所。”

“做这么会儿功课，上几次厕所啦？”

“就两次。”

妈妈急急忙忙赶进屋，瞪我一眼，却推着我的肩膀说：

015063

“快去快回来!”

“懒驴上磨屎尿多!”爸爸恶狠狠地说。

我连忙跑出屋。我听到了妈妈夸张的、带有责备意味的叹息。

上厕所回来,我只替小亚接一次飞盘,就慌忙跑回家。

屋里的气氛好象缓和不少。爸爸已经离开沙发,在地上来回走动。他拍着自己短短的小平头说:

“这倒是个主意!哈哈,我怎么没想到呢!”

爸爸笑了。他笑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右边嘴角顽皮地翘起来,很有几分天真的样子,显得善良极了,跟他生气的时候判若两人。

显然,妈妈又给爸爸出了一个好主意。去年爸爸和李伯伯搞技术革新的时候,妈妈也给爸爸出过好主意。可是,妈妈从不以此自傲,说的时候,象是随随便便的,一句,两句,说完,照样埋头干自己的事情。你看,妈妈不是在低头打毛衣吗。要是爸爸帮助妈妈找到一篇外文资料,或者拉计算尺给妈妈核对几个数据,那就不得了啦!一晚上,就得听他自吹自擂。

这会儿,爸爸在屋里走了两个来回,停在妈妈面前:

“他老姨的公公到底是什么官儿?司长?还是办公室主任?”

“不大清楚。”妈妈头也不抬,“大概以前是办公室主任,前些天听他老姨说,又提升了。”

我忍不住说:

“老姨的公公是大官儿!前些天老姨带我到他家看录象片,我看见他坐着‘奔驰’,‘日’地开走了。”

“大人说话，你又插嘴！”爸爸的神情，已经不是那么严厉了。

“你不是要了解他们这些人吗，那官衔就关系不大了。”

“还是夫人明智！明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去找他老姨。咱们也腰里掖个死耗了，假充打猎的——采访采访她。这篇小说，不写出来，誓不为人！这封建专制，把中国害苦了！”

妈妈告诉我，明天一清早她要去王府井排队做短大衣，让我先温习英语，然后再跟小亚玩。

爸爸一听，就显出不乐意的样子：

“为嘴伤身，有情可说；做件衣服，冻三四个钟头，值得吗？”

“有不排队的地方——四季服装店，随到随做，手工钱贵十来块呢！”

“现在的十块钱能干什么？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去四季服装店做吧。”

妈妈有些犹豫。星期天，对她来说那么宝贵。要洗衣裳，洗茶壶茶碗，给我们做两样有滋有味的饭菜，还要翻翻从图书馆里借回的各种新杂志，时间总是不够用。做短大衣的料子，去年秋天就买了，在柜子里搁了一年也没做上，现在，秋天又到了。为做一件衣裳花费太多的时间，她真舍不得，可是多花十块钱，她也舍不得呀！

“算了，算了！”爸爸豪爽地一挥手，“上‘四季’去做吧。”

在“吃”上花钱，爸爸从来不吝啬；在“穿”上花钱，就得看爸爸的情绪了。

当然，我也不能错过机会。我从小木箱上拿出飞盘，悄悄

看爸爸一眼，正和他的目光相遇——那目光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儿要斥责我的意思。我赶忙跑出屋子，象一只飞出笼子的小鸟。

四

第二天早晨，爸爸去找老姨“采访”，中午回来的时候，听他在院子里和小亚爸爸搭话的声调，就知道他没白跑一趟。果然，进屋以后，他掏出笔记本往桌子上“啪”地一拍，得意地向妈妈说：

“满载而归！”

说完，亲热地抚摩一下我的脑袋，让我给他拿来拖鞋。

妈妈低着头，静静地织手上的毛衣。无论爸爸高兴，还是生气，妈妈总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好象她对爸爸时阴时晴的性格已经习以为常了。

爸爸搬一张椅子，坐到妈妈身边：

“跟你说一件事吧，准把你气得七窍生烟！这是他老姨听她公公讲的。”

这件事，我就不懂了。前几年，中央提出要改变北煤南运的状况，南方某省的一位书记，仅仅根据一份勘探资料，就报告中央，说发现大储藏量的优质煤矿，准备开采。可是省里好多位勘探设计人员到现场考察，都认为那个煤矿没有开采价值。两年期间，他们三次反映意见，都被置之不理。这期间，煤矿的基建已经开始，眼看要给国家造成巨大浪费，专家、工程师们准备给上级联名上书。

“你猜这位书记怎么样？也急啦。他把这些人找来，直言不讳：‘有民主还得有集中，在我们省里，到底谁说了算？是你们，还是我？’瞧，多霸道！事后，他还得意洋洋地向别人夸耀：‘我这一句谁说了算？就让他们哑口无言！……’”

妈妈慌忙丢下毛衣针：

“哟，饭锅还在火上！”说完，直奔厨房。

爸爸还兴致勃勃地跟在妈妈身后：

“这材料，你说多硬气！对啦，还有一个细节。有一次，他的秘书带着一个普通干部去见他……”

锅盖“叭啦”丢在案板上，妈妈埋怨说：

“尽听你说个没完，瞧，饭都糊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爸爸是决不会让妈妈学习家政课的。果然，爸爸说：

“糊点儿算什么！康乐餐厅的桃花泛，还专门用锅巴做呢——要的就是这个糊香味儿。”

五

下午，我跟着妈妈到王府井做短大衣，爸爸也要陪着去。

平日，爸爸极少和妈妈一起上街，有时妈妈为了和他商量着买些东西，请求他一起去，他都厌烦地拒绝——可见他今天的心情多好了。我也盼望爸爸去。去年他答应：我要是考上重点中学，可以任意向他要一件奖品。可是，前几个月，在接到录取通知的那些日子，不知为什么，他正不顺气，一天到晚沉着脸，吓得我唯恐避之不及，哪里还敢提要奖品的事呢。现

在，我可要让他还账了。爸爸笑嘻嘻地说：

“该还该还。你要什么，爸爸送你什么。”

“我要一个大画夹子！”

“行。”

果然，在四季服装店妈妈顺利地量好尺寸。当她攥着收据，走下商店台阶时，后悔地说：

“真贵！我又不要新式样，在哪儿做不行。白白多花十块钱！”

“瞧！”爸爸说，“这不省得你排队吗。”

“少排一次队，就多花十块钱，代价也太高了。”

“算了算了。钱这玩艺儿，别看重了。有，就花；没有，就忍着。这么多年，咱们不就是这么过的吗。”

说着，我们已经穿过大街，走进顾客摩肩接踵的百货大楼。在出售儿童玩具的玻璃柜台前，爸爸站住了。我拽着他的衣襟说：

“不要玩具！人家都上初中了。”

“等等，”爸爸探着矮胖的身子，向柜台里边的货架上指着，“同志，拿那个看看。”

售货员阿姨从玻璃橱柜里拿出一个又大又扁的长方纸盒，盒盖儿上红黄耀眼，是各种汽车、轮船、起重机的图案。爸爸掀开盒盖儿，里边排满亮晶晶的金属小部件，黄色的打着联接孔的化学板，还有黑橡胶的车轮，镀镍的摇柄、赶锥，精致的小搬手——原来是一盒金属结构玩具。爸爸笑着对妈妈说：

“这玩艺儿有点儿意思！”

妈妈为难地向柜台里扬扬下颔。那盒样品上贴着标价：

十六元二角。

“没事儿。”爸爸只扫一眼，又低头察看那些金属小部件了，“小昆考上了重点中学，我不能食言。”

“我不要！”我着急了，“我要画夹子。人家参加学校美术组了，老师让我们准备画夹子，带我们出去写生。”

“参加美术组干什么？爸爸妈妈都是学工的，你该子承父业嘛。”爸爸的口气虽然是和蔼的，可是反对的态度却是鲜明的。

我气囔囔地说：

“您现在不也写小说了吗！”

“这是眼前需要，你不懂。过一段时间，爸爸还得搞本行。那多有意思！”爸爸今天真是少有的耐心，“你看，有了这套零件，你想制造飞机，就有飞机；想制造起重机，就有起重机；你还可以独出心裁，搞发明创造，多好！”

“他不喜欢就算了。”妈妈说，“挺贵的。”

“兴趣可以培养嘛！”爸爸亲热地抚摸着我的脑袋，“小昆，喜欢吧？”

我不说话。

“付钱！”爸爸碰碰妈妈的胳膊肘。他看出妈妈不大情愿，笑笑说，“中国的儿童玩具，象这样能启发孩子智慧的，太少了。”

说着，他已经从妈妈手里拿过钱包，抽出两张十元大票，交给售货员阿姨了。

六

吃晚饭的时候，妈妈叫爸爸三次，爸爸也没有答应一声。妈妈以为爸爸写小说太专注了，让我到他屋里去叫他。我推门一看，砖地上又丢着几个揉皱的纸团，书桌上铺着洁白的稿纸，上面没有一个字迹，又粗又长的大金星钢笔横在玻璃板上；爸爸呢，两手兜着后脑勺，将椅子的两条前腿翘起来，正瞪着天花板出神呢！说也奇怪，两个小时前，他脸上还红朴朴的，洋溢着亲切的笑意，这会儿不知怎么了，阴沉沉的，象笼罩上一层霜雪，吓得我把冲到嗓子眼的话咽回去，悄悄退出来。不用说，妈妈精心做的一大盘蕃茄黄鱼，我也没吃出滋味。到晚上，妈妈叫他洗脸洗脚时，他穿着拖鞋“叭哒叭哒”走过来，脸色就更不对了，有点怒冲冲的：

“我需要安静！你知道不？好不容易来点文思，你一叫，无影无踪了。”

他洗完脚，坐在沙发上，愣愣地吸烟。过一会儿，他象是自言自语说：

“妈的，还是写不出来！要是别的内容，也就算了；这些话，真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不熟悉，就别硬写了。”妈妈边织毛衣边说，“否则，写出来也不会好。”

“我写同时代的人，怎么不熟悉？姚雪垠写李自成，他就熟悉？”

妈妈缓缓抬起眼，慢条斯理地瞅瞅爸爸。那目光，又有点

儿意味深长——亲昵的，嘲讽的，也是无可奈何的。

爸爸怒气冲冲的眼睛躲闪开了。我一看，形势不妙，赶紧拆毁还没安装上轱辘的小汽车，可是已经晚了——爸爸的声音已经震响起来：

“给你买玩具，不是让你没日没夜地玩！几点了？还不睡！明天还上学不？”

我连忙收拾玩具，妈妈帮我把被子铺好，两分钟以后，我已经钻进被窝了。

“今天我去他老姨家，真是感慨万端！”爸爸象往常一样，一不顺气，就要发发牢骚，“你看人家：大立柜、五斗橱、酒柜、一头沉、电视机，应有尽有。他们俩的工资，比咱们还少呢，咱们有什么？别的甭说，瞧我这件破毛衣吧！”

“少青，你这样说话可就亏心啦！”妈妈抬起头，声音变了，有些尖细，“给你买新毛线没有？不是你急头歪脸地让退回去吗！”

“好好，不说毛衣。”爸爸自知理亏，“人家还有那么多新家具呢，咱们有吗？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

“别问我，问你自己！”

“奇怪！哪个月我不是把工资一分不剩地交给你？买盒烟，我都是向你要钱。”

“钱是都交给我了，可怎么花，我做不了主。”

“怎么做不了主？”

妈妈织毛衣的手加快了，使劲了，线断了。

“请说明白，你怎么拿着钱却做不了主？”

刚刚接上的线头又断了，妈妈索性扔下，说：